

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几个问题

杨祖泰

1940年5月10日德军侵入荷兰、比利时和卢森堡之后不久，绕过马奇诺防线侵入法国。然后，德军主力不是直奔巴黎，而是由色当沿圣康坦、亚眠一线，迅速向英吉利海峡方向推进。5月20日，德军抵达海滨的阿布维尔，切断了比利时境内的英法联军，并使近四十万联军在佛兰德地区（敦刻尔克及其附近的沿海地区）被困，危在旦夕。联军在5月27日至6月4日的九天里，丢下了全部的武器和装备，把三十三万多人（其中包括英军二十万人，法军十三万人，还有一些比利时人）由海路撤到了英国。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。这次“大撤退”的某些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。

关于希特勒干涉的作用问题

对于敦刻尔克大撤退之所以能够实现，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，这就是英国军事理论家、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李德哈特的说法：“1940年英国远征军的逃脱大致是应归功于希特勒个人的干涉。当他的装甲部队已经蹂躏法国北部并且从其基地切断英军之后，希特勒却在他们刚好要冲入敦刻尔克（Dunkirk）实施扫荡的时候，命令他们暂停——那个港口也正是英国人所留下来的唯一最后退路。此时英国远征军的大部分距离这个港口却还在许多哩之外。但希特勒却让他的战车停止达三天之久。”“正当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挽救他们的时候，希特勒的行动却保住了英军的生命。”（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》，

军事译粹社1975年版，第114页）

李德哈特这种说法，乍一看来是颇有道理的。当时德军强大的坦克部队的确是进军神速，望风披靡的，打从5月10日侵入荷兰、比利时和卢森堡，越过了“不可通过的”阿登森林，14日猛攻法军色当要塞，跨过马斯河，直奔英吉利海峡，20日就抵达海滨的阿布维尔。似乎如果没有5月24日希特勒下令德军坦克部队停止前进，四十万联军就“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挽救”了。然而，这种说法未免夸大了希特勒“停进令”的作用了。笔者认为，当时德军坦克部队是非停不可的，因为佛兰德地区沼泽众多，地形复杂，不太适宜坦克作战，很自然使希特勒视为畏途；再说，当时德军坦克毁损严重（百分之三十以上），部队疲惫，也迫使希特勒不能不下令坦克部队“暂停”前进，以便修理和休整。反之，如果当时希特勒不对坦克部队的“停进令”，紧接着就与联军决战于佛兰德地区，不但德军能否歼灭四十万联军毫无把握，甚至德军在佛兰德地区遭受挫折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只消看一看几天以后的情形，就不难得出这个判断。希特勒对他的坦克部队的“停进令”只有三天。5月26日以后希特勒撤销了“停进令”，命令德国陆军（包括坦克部队）部队加上空军部队，向佛兰德地区的联军猛攻，就遇到了联军的顽强抵抗，德军对之无可奈何。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三十七万联军的“得救”，是丝毫不应归功于“希特勒个人的干涉”的。

关于希特勒“故意放英军 逃走”以便为德英“媾和”创 造前提问题

对于希特勒下“停进令”的原因，同样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，也是很值得研究的。这就是美国作家威廉·夏伊勒的说法。他说：“可能是（虽然还有人怀疑）希特勒把他的装甲部队遏止在敦刻尔克的前面，目的在于想使英国避免一场奇耻大辱，从而促进和平解决。”（《第三帝国的兴亡——纳粹德国史》，第三卷，三联书店1974年版，第1016页）

威廉·夏伊勒深知他的这种说法“还有人怀疑”。其实，何止“怀疑”，德国著名的战史专家就提出了充分的理由驳斥了这种说法。不妨摘引于下：

“时常有人认为希特勒叫停的命令是故意放英军逃走，并且说他是相信这样一种‘侠义’的姿态将可使他日后比较易于和英国人达成和平的安排。这种说法只能称为战后的神话。第一，德国陆军和空军都曾奉到毁灭在法兰德被围困敌军的明确命令，在1940年5月24日夜间经过希特勒签字的第十三号元首命令即为一种铁证。”（德国军事研究会主编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会战》，军事译粹社1976年版，第55页）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希特勒的“停进令”只限于对坦克部队；他在命令坦克部队“停进”的同时，又签署命令要陆军其他部队和空军去歼灭在佛兰德地区的联军。希特勒只是变换了歼灭联军的手段，而丝毫没有放弃其歼灭联军的意图。“故意放英军逃走”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。

“其次，这种看法又与希特勒的一般政治观念不符。……对于应当如何击败英国人的问题，希特勒却又还是有某种相当具体的腹案。有一件事是他认识最清楚的，那就是一旦战争爆发，德国是并无轻取胜利的可

能。反而言之，希特勒却早已认清，那将是一场生死的搏斗，那也是有进无退的。他对于他的敌人并不存在任何幻想……。”（同上书第55—56页）

在上述德国军事家看来，希特勒是力图歼灭被困在佛兰德地区的四十万联军的，并未曾有过“故意放英军逃走”的念头；希特勒对于英国“并不存在任何幻想”，他早就认清了德英间“将是一场生死的搏斗”，并且是“有进无退”的。那种“使英国避免一场奇耻大辱，从而促进和平解决”的说法，纯属“战后的神话”。

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评 价问题

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大撤退完成后，英军在欧洲大陆上消失了，法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，加速了法国的失败。“大撤退”半个月之后的6月22日，法国就向德国投降了。但法国失败投降的主要责任是与“大撤退”无关的。远在德军刚侵入法国边境的5月15日，法国总理雷诺就在电话上向英国首相邱吉尔不止一次地说：“我们被打败了，我们这一仗打输了。”（邱吉尔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，第二卷《最光辉的时刻》，伦敦1949年英文版，第38—39页）5月16日，当贝当在马德里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副总理后，向弗朗哥表示：“我的祖国战败了，所以召我去缔结和约与签订停战协定。”（转引自《西线战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，第75页）可见，远在“大撤退”前，法国统治阶级代表人物中的投降主义已经占了优势，投降是不可避免的。即使“大撤退”之后，法国仍有六十五个师的兵力，要是没有投降主义作祟，完全可以抵挡一阵，也不至于失败得那么快。可见，法国迅速失败投降的主要责任，既不应算在英国帐上，也不应归罪于敦刻尔克大撤退，而完全由法国统治阶级中的投降主义者来承担。

有同志把敦刻尔克大撤退仅仅看成“大

溃退”和“失败”（陈英昊《敦刻尔克大溃退及其历史教训》《辽宁大学学报》1978年第2期）。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未必确当，理由可归纳为以下几点：

第一，这次“大撤退”过程中虽曾出现过一些混乱现象，但整个“大撤退”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。这次“大撤退”的代号“发电机计划”是事先就拟好了的并为实现这个计划进行了相应的准备，而不是事到临头才匆匆应付的。正因为它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，联军才能在一个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的海港（敦刻尔克港）和暴露在德军鼻下的沙滩上，在短短的九天时间且战且退地撤出三十三万多人。这不仅是希特勒做梦也不会想到的，甚至就连英国人也认为是“奇迹”。这样的“大撤退”是不能称为“大溃退”的。

第二，这次“大撤退”虽然丢掉了全部的武器和装备（其中包括坦克六百辆、野炮和中型火炮一千门以上，反坦克炮五百门，高射炮八百五十门以及英国远征军十个师的全部车辆和装备），对于联军特别对于英军来说损失是巨大的，但联军撤出了三十三万多士兵，却使希特勒企图在佛兰德地区歼灭这支联军的目的没有实现。对此，邱吉尔曾说：“那些大炮、装备同军队比较起来又值几何呢？只要有他们，英国将来建立军队，就有了核心和基础。”（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，第二卷《最光辉的时刻》，伦敦1949年英文版，第67—68页）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英国有位军事史家对此事有这样的评论：“面对着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，在九天之内，三十多万

人终于安全的退回了英格兰，这一个事实使不列颠帝国的人民，为之精神一振。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。”（富勒《西洋军事史》，第三卷，军事译粹社1976年版，第62页）这样的“大撤退”是不能简单地看成“失败”的。

第三，这次“大撤退”过程中，虽然英国空军的损失是巨大的，但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戳穿了德国空军“无敌”的神话。法国和德国的军事史家都曾指出过这一点。法国军事史家亨利·米歇尔说：“在撤退的过程中，皇家空军的一百八十架飞机被击落。但是差强人意的是看到德国空军遭受的损失更大，而且它并未能阻止登船行动，这就为未来展示了希望。德国轰炸机很容易被英国战斗机击中，在混战中，英国战斗机也往往战胜德国战斗机。”（《第二次世界大战》上册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，第144页）德国战史专家也说：“德国最高军事领袖们对于空军的能力和效力都估计过高。于是其威力的限度第一次被暴露，而其‘无敌’的神话也化为乌有。”（德国军事研究协会主编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会战》，军事译粹社1976年版，第66页）

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大撤退完成之后，邱吉尔立即在议会把此事的全部经过向议员们报告。他说：“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。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。但是，在这次援救中却孕藏着胜利。”（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第二卷《最光辉的时刻》，伦敦1949年英文版，第103页）邱吉尔这一席话是很有远见并为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了的。

（上接88页）

一六〇）这一番经历对韩愈的影响很大。所以中年以后，作为一个有声望的文学家，他一方面“观诸权门豪士，如仆隶焉，瞪然不顾”；另一方面却“颇能诱励后进，馆之者十六七。虽晨炊不给，怡然不介意。”（同上）“成就后进士，往往知名。经愈指授，皆称‘韩门弟子’。”（《新唐书》卷一七六）由于他热心引致后辈，所以当时，“多

有投书请益者。”（《唐国史补》卷下）

《唐摭言》还记载了一则韩愈赏识李贺的故事。李贺七岁时就能够写诗。韩愈、皇甫湜读到李贺的作品，起初不大相信，并且说：“若是古人，吾曾不知；若是今人，岂有不知之理？”于是亲到李家拜访，李贺当面赋《高轩过》，其后韩愈“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，由此声华籍甚。”

这些都成为千百年来文坛佳话。